

《文心雕龙》“神”论*

桓晓虹

【提要】“神”是刘勰《文心雕龙》吸收总结中国古代巫术、哲学、宗教、医学、文学艺术等内涵发展而来的核心范畴之一,兼具多重义,在《文心雕龙》中以“神”为核心的范畴群也是构成“神”范畴内涵的重要依托。结合古代生命医学思想解读“神”义,更可洞识刘勰“神”的生命内涵及其理论系统性。“志”亦有多重义。强调“思”是刘勰为文用心之“用”的必然。

【关键词】神 古代医论 多重性 志 思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5)02—0102—06

《说文解字·示部》言“神”曰:“引出万物者也,从示,申声。”“神”在西周主要指祖先,祭祀意味厚重;在战国指天神、地祇等神物。伴随着后来的文化分流、开拓、延伸,“神”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巫术、哲学、宗教、医学、文学艺术范畴,也在“示”义基础上发展成为集超自然性、神圣性、神秘性、规律性和具体化的生命力特征、个体修养境界追求、医学诊治养生核心依据与目标、技艺之水平层次等于一体的华夏文明核心范畴。在各家经义中虽各有侧重,但都没有偏执于某一单义。

一、刘勰“神”范畴理论溯源

伴随着人物品藻、人化批评、佛教形神观的影响,“神”在魏晋六朝时期发展成为绘画、书法、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文艺范畴,顾恺之“传神”、宗炳“畅神”为绘画界代表,王僧虔“神采为上”、庾肩吾“神化”为书法界代表,文学批评领域当以刘勰、钟嵘为典型代表。刘勰以理论总结和创新的姿态,以其“神”系列

范畴扎实奠定了“神”在文学理论领域的核心地位。

刘勰的“神”兼容并蓄了诸多先哲圣人的思想精神。如牟宗三所言:“《易经》之学即是由蓍草之布算见到生命之真几。”^①《易经》可谓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集哲学、原始生命医学、卜筮预测、宗教等思想于一体。《易经·坤下巽上》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此“神”既有宇宙自然的客观规律之神秘、神圣,也有圣人感传神道化为言教的崇高,神道之神是抽象的、哲学的、形而上的,圣人以神道设教之神道是具体的、实践的、形而下的,圣人便是沟通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的媒介,是兼具神性和人性的。可以说“神”的形而上的可感性、借助圣人而具形而下的实践性早在《周易》便已确立。孔

*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5批面上资助阶段成果。

①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子更以《易传》的实际行动感知“神道”、“以神道设教”而充分演绎、发展了“神”之内涵。

孔子的“神”既具有高高在天的、形而上的“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阴阳不测”的神秘、神圣、他在性，又具有稳稳扎根于人间的、形而下的“可感”、“可通”、“可明”、“可赞”、“可研”、“存乎人”、“存乎德行”、“民咸用之”、“妙万物而为言者”的具体性、实践性、共在性。“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正是三不朽之一“立言”的神圣性的理论根据。孔子还发展出神之个体德行修养的境界之内涵。孔子通过设“神道”之教解《易》、论神、著书立说，为后世追圣之贤树立了可供效法的圣人“不朽”之典范。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虽然不言“怪力乱神”，但对神作为天道规律、生命力的核心特征、养生修性的境界追求却是倍加推重的。

道家更是集哲学、巫术、宗教、医学、文学艺术于一体，可以说是对“神”义推崇颇为丰富的一家。尤其《庄子》除少数几篇外皆有论及，其“神”大致有人之精神、宗教神、神妙之变化或境界等三个方面的内涵，他明确具体地将“神”“降至”人体之生命，指出精神生于道，形体生于精，依赖于精神；形体有荣枯盛衰而“神”可永恒，形全可助神全，执道养德可全形；形体的劳扰亦可乱神摇精，所以要“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在宥》）以养神从而使神昌旺、使形长生。他还提出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等守形、养形之法 and 坐忘、心斋、见独、朝彻等守神、养神之方。通过“庖丁解牛”、“梓庆削木为鐻”、“佝偻者承蜩”三则故事，他别出心裁地提出了“用神”之道：“以神遇不以目视”、“以天和天”、“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充分发挥神、道的妙用。庄子的这种以神论技艺、论人体生命、论养生、论修性，并将之融为一体的实践，为后世原道、征圣、宗经之著作树立了典范。

《黄帝内经》对“神”的理论建构颇成体系，其“神”有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神秘规律之“神”，“见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脉知其病，命曰神；问其病知其处，命曰工”，有“知

一则为工，知二则为神，知三则神且明矣”（《灵枢·九针十二原》）之技艺“神”、先圣“神”；有“神游失守位，使鬼神外干”之病邪“神”；有“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错，昭然独明，若风吹云”（《素问·八正神明论篇》）之灵感“神”；有通过修德性、虚静寡欲等以全神、养神达到至真境界的“神”。以上皆是对儒道等宇宙、生命哲学的吸收借鉴。其在吸收借鉴古代哲学阴阳不测、万物生化之依据的“神”的基础上，所发展出的总称生命规律及其各种机能活动的范畴——“神”：人体一切生命现象皆蕴涵其中的“广义神”，和“人体自身调控规律和人类特有的心理活动规律（即狭义神，神、魄、魂、意、志等五神，情欲、灵感等心理活动皆属），以及神所表达生命规律在临床诊治疾病中的应用”等，^①是为《内经》对“神”之兼具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进一步发展。《内经》“神”所具有的丰富而鲜活的生命力内涵和特征正好适应了“文学人化批评”进行理论阐说的需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医学发展状况和社会性流行疾病等也是刘勰“神”被造就的渊源背景之一。此期中医学取得全面发展、空前普及，整理、研究、注译丰富，著作倍出。社会上由于服石、养生、炼丹的流行，产生大量的精神、情志疾病。丹石中的有毒矿物药具有损坏人体神经中枢，导致精神错乱及发癫、发狂等毒副作用，“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言的急性中毒性精神病、慢性中毒性精神病以及由于慢性中毒症状发展期及后期而致的人格改变。”^②因此各个医家针对精神、情志病展开各种诊疗实验、理论研究和探讨。如《神农本草经集注》中对云英、麻黄、防葵、莨菪子等药多服令人见鬼狂走的症状的记载。《魏书·太祖纪》记载拓跋珪服丹石致多疑、忧满不安、喜怒乖常、嗜杀等人格变态，甚至带来朝野人情各怀疑惧的社会性神

① 张登本：《论〈黄帝内经〉“神”的内涵及其意义》，《中华中医药学刊》2008年第8期。

② 王凤兰：《魏晋南北朝关于精神疾病的论述》，《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3年第9期。

志病后果。《北齐书》卷33记载徐之才治疗皇帝“行散”病：“针药所加，应时必效。”在疾病治疗实践基础上，有关“神”的医论在此期取得较大发展。诸多神志疾病现象及其理论、诊治实践，使“神”成为此期社会的核心词汇，成为“神”在名士算数、医学皆综之^①的魏晋六朝全面进入画论、书论、文论、诗论的社会、思想、文化根源之一乃至理论来源之一。

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他著作中“神”对博览群书的刘勰的影响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如陈良运先生所说，刘勰“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是对《淮南子·俶真训》“是故身处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阙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于此哉”的话语转换，“神与物游”是从《淮南子》“神与化游”的话语转换而来，通过这些转换刘勰使其“神思”范畴最终实现了对“神游”范畴的文论转换，^②很是中的。再如郭绍虞先生指出，扬雄首先将“神”应用到文学批评方面，但语焉不详，阐发不透，仍是“神”在文学批评上明而未融的时期。^③从这个意义上扬雄对刘勰的影响和启发之功实不可没。陆机《文赋》的“志往神留”，在“神”的心理层面特别是构思、灵感、想象等方面的内涵，仍然对刘勰有直接影响。

二、《文心雕龙》之“神”

此前论《文心雕龙》“神”，多从巫术、宗教、哲学、艺术等角度出发，少有从古代生命医学（中医哲学）视角管窥，今斗胆尝试之，以期抛砖引玉，能于文心之“神”解读助益一二。

在《文心雕龙》全文中“神”达63处之多，有神理设教、神教、神理、神道之“神”，有群神、神灵、神怪、鬼神等超自然“神”，有祖先“神”，有可通神之圣人、蓍龟之“神”，有指称精微玄妙之“机神”（和神道有重合之处），有人生命之“神”，有技艺之“神匠”，有灵感之“神”，仅如此便可见刘勰之“神”的超自然性、神圣性、神秘性、规律性和人的生命力特征、技艺之水平层次等多重义。细析《文

心雕龙》，可知其中所涉“神”之最重要的部分乃人之“神”，具体有神思、神明（刘勰“神明”有两义，一指天神等超自然神，一指人生命之神）、玄神、精神、神志、象通之神（神用象通）、遁心之神（神有遁心）、使心虑言之神（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等。其中精神、玄神为“神”之别称，是兼备抽象和具象、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广义神”，神气、神明、神志属五神之“狭义神”。同时，还涉及神有遁心、神远、神思方运、降神等创作过程中思路堵塞、想象、运思、心虑言辞、灵感状况等生命具体运作功能即具象的形而下的“神”（心理活动，狭义神）。有“神用象通”用神之法、运思诀窍，有更为详尽具体的用思为文过程和方法，有用神不节不当而致病伤命的情况，有澡雪精神、“玄神宜宝、素气资养”等中医养神卫气之说，还有和构思才能、言语修辞技巧等相关的“神志”范畴的建构等。这是一个具有医学特点的完整而合理、富有依据的创作论系统，这种系统，是与算术、医学皆综之的六朝名士的接受视域恰相契合的。

从《黄帝内经》等古医论来看，古人认为，思考谋虑、文艺创作等是五脏居主导，五脏六腑、脑等诸多器官功能通力合作的结果。其中，心神在思维包括言语思维上起主导作用，肾志主技巧，是语言技巧所出的重要器官，肝魂主谋虑，肺魄负责治理调节，脾意主思考和智周，所以五脏和平是基础性的创作心理状态，五脏和平，内心虚静，五脏之神通力协作，人的才力、思虑等方可发挥并有可能达至最佳状态。所以“心虑言辞，神之用也”，即心神进行言语思维，构思为文，在心神功能主导下五神协作。

刘勰创造性地用“神思”来指称五神协同下的创作活动及其效应。“神思”被刘勰作为为文之首术、大端，是刘勰“神”范畴群中特别

① 章太炎：《五朝学》，《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

② 陈良运：《〈文心雕龙〉与〈淮南子〉》，《文史哲》2000年第3期。

③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重要的范畴之一。在《文心雕龙》中，刘勰描绘了详尽具体的神思机制、过程和方法：通过虚静、净化精神，凝神如一，使五脏和平而发动，借助先天禀赋才能和内心志向、蓄积愤郁之动力，以日常培养之健旺神气为保证，通过积学、酌理、研阅、驯致，借神用象通、心虑神用、志盛思锐、灵感想象、依循声律等而使神思形诸于外、迹化为文。中医学者王米渠指出：《素问·著至教论》认为人的认知过程是诵、解（理解、概念形成）、别（分析类比）、明（判断、抽象），总目的是“彰”。《说文解字·彡部》“彰，彰彰也”，中古思想家称之为“神思”的理论渊源。^①王先生所解读的“神思”是一个经历了诵、解、别、明最终达到彰明无蔽的活动，自己彰明无蔽则形为文章（古“章”可通“彰”），由彰而形成的文章再带来读者的彰明无蔽，王先生以医者视角对“神思”所作的别样阐释，正契合于刘勰所言积学、酌理、研阅、驯致的活动过程，不仅有助于对“神思”的更好理解，也有助于解读刘勰何以将“神思”置之于文首术大端的至高地位。

为文用思，五神之中，心神、肾志之功尤为关键。“神志”一词，是刘勰首先将之用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据张显成考证，首先是“神气”医学原义（“精神气息”）直接渗入全民用语中，继后又产生了六个引申义：神志；神情，神态；状态，状况；风格气韵；神采焕发，有生气；得意，傲慢。^②由此可知神气、神志等范畴的医学渊源。《黄帝内经·素问·解精微论》言：（肾）水之精为志，（心）火之精为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志与心精共凑于目，所以目之水生。此处“神志”是心神之“神”、肾志之“志”的合称。《宋书》卷75：“腠理合闭，荣卫偕底，心气忡弱，神志衰散”之“神志”便是此义。后世在书写和日常使用中发展出泛指人之五神生命功能及其表征的含义和代指人所具备的禀赋、才能、志向之义。《晋书》卷36有：“司空璠……欲及神志未衰，以果本情，至真之风，实感吾心。”此处便是泛指之义。《晋书》卷103还有：“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此“神志”显然合

指禀赋志向。在人物品评领域“神志”有神气、神情之义，偏重于由内而外的“神志”之表征状况，比如《魏书》卷21“神志骄傲”、卷52“神志肃然”、卷71“神志自若”等。刘勰“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之“神志”，既指由外因而致的五神受到损伤，又指五神内伤而表之于外的神情状况，结合此句之前对偶句中“沥辞镌思”可知，还强调指五神之心神言语思维功能和肾志之思维、伎巧功能以及它们表于外之征，所以刘勰之“神志”既有泛指之义，又有在“五神”中强调心神和肾志之义。关于“肾志”，《黄帝内经·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两精相搏而神生，是知肾为生神之本，强神之本，思维敏捷由肾所出。正因为人之生殖伎巧、思维伎巧、行为伎巧无不由肾所出，故曰。”^③可见，肾对五神脏的调控保障着神志的正常活动，作强和伎巧是肾的功能在神志活动中的具体体现。由此可知刘勰“志盛者思锐”和在论“神思”之时言“志气统其关键”（志气即肾气）的含义和由来。

刘勰论“神”颇具理论的系统性。除了论及“神”的功用、神思、神志，还进一步论述了为文伤命，运思用神不节、过度而致之“神”病：困神、神伤、神疲气衰、神劳、神志伤乃至驱龄伐性等。五神功能尤其心神的言语和构思功能的发挥程度，超过了其生理和心理的承受限度，便会发生相应的不适或病变。《黄帝内经》多有讨论：

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素问·举痛论》）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灵枢·本神》）神劳则魂魄散，志意乱。（《灵枢·大惑论》）

① 王米渠：《中医心理学》，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② 张显成：《先秦两汉医学用语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131页。

③ 李如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的发生学原理》，《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刘勰将作者创作神生理和心理承受限度界定为“性情之数”（《养气篇》），他指出创作要根据自己的先天才能禀赋、性情之数，如果无视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勉强搜肠刮肚、锤词炼句、刻营思路，会导致精气迅速大量流失损耗，使神志受到严重损伤，甚至因五神、气血受损严重而致悲伤惊恐之病，也是可推知的。刘勰关于神伤、气损而致惊恐畏惧之病状的认识，正合于《黄帝内经·灵枢·本神》“是故怵惕思虑者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的临床记载。通过文坛病案，刘勰反引出“志于文也，申写郁滞”、“吐纳文艺”可以养性情、神气的文学治疗、文学养生之见，指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的用神节制与创作节奏自我调适之法，并总结提出“常弄闲于才锋，贾馀于文用，使刃发如新，腠理无滞”的为文神志健旺保持之法以及“玄神宜宝，素气资养”，“无扰文虑，郁此精爽”的防为文失度伤及神气的保养之法。

三、“神”之志与思

《黄帝内经·类经·脏象类》明确指出：“神之为义有二，分言之，则阳神曰魂，阴神曰魄，以及意志思虑之类皆神也；合言之，则神藏于心，而凡情志之属，惟心所统，是为吾身之全神也。”^①也即心神、魂、魄、意、志、思、虑、才、智、七情六欲等皆为神，为全神。志、思在《文心雕龙》中多见，且意义并不单一，在“神”义解读方面颇有助益。

“志”在秦汉六朝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志作志向、意志、思考讲，为肾所主。广义志是医学和古代汉语中志的旗帜、标志之义融合的结果。《文心雕龙》“志”有多重义，既吸收了其广义、狭义的含义，又有所发展，并体现为范畴群的状态，从而也相应地带来含“志”范畴的多义性。

“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黄帝内经·素问·评热病论》）“言”是肾志的集中表现之一。言可表征内在的志向、意志、思考等。

诗为言，诗作为言表征“志”，故“诗言志”之“志”有志向、意志、思考之义，“诗言志”便有诗作为言表征作者的志向、意志、思考之义。

“神志”发展为人之五神生命功能及其表征的泛指，和志的标志、旗帜之义有直接关系，是共含“五神”和表之“志”、“表里一体”的（例如面部不同部位的色泽状况是五神反映于面的标志）。刘勰之“神志外伤”便是言因构思用神不节不当之外因（非内脏因）而致内里神伤、表志亦伤之况。所以此“志”又具五神功能发挥结果的表征之义和蕴藉五神之功能的含蓄性。由此刘勰“诗言志”便是“诗”作为“言”表征作家五神功能及其功能发挥的状况与结果之义。这当也是由文见才、“文如其人”的根据之一。

好恶喜怒哀乐，春秋战国时称六志，汉朝《礼记》时称六情，六情或六志所表达的对象没变，名称已别，即情、志所反映的是同一对象的两个侧面，情表达心动时的内心体验，而志则表达心动时的外在表现，即表情。^②孔颖达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六志”疏曰：“此六志，《礼记》为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可见“情志”是共含里之情和表之志“表里一体”的。刘勰之“情志”亦如此。情之表于容外为志，“志”蕴藉了里之“情”的成分。故文学言志不离情，文学解读更可由“志”观情。刘勰之“志”亦如此，“诗言志”也相应具有了诗作为言表征情的内涵。

《文心雕龙》“志”包含了志向、意志、思考，五神内在功能及其功能发挥出的才能、禀赋、智慧、技巧的表征，情之动于中表于外等多重含义，犹如面之色泽既是五神的表征，又蕴藉含蓄着内之五神一样，“志”作为表征具蕴藉里之内容的含蓄性，是深刻地集表里属性于一体的。由此也可窥见《文心雕龙》中“表里相资”、“可相表里”、“表里必符”、“表里发挥”、“表里一体”等“表里”观念突出的由来

① 张景岳：《类经》，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第587页。

② 乔明琦、张惠云：《中医情志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及其在《文心雕龙》中的内在统一性。

《说文解字》有：“思，容也。从心，囟声。凡思之属皆从思。”在古人看来，思是心、脑之共同功能。《黄帝内经》中，《灵枢·本神》云：“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此处思即心脑之思考、思虑、思想、构思等认知、思维功能。思还有情感属性，《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脾“在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提出脾的情感功能是思，思过度则伤脾甚至损心。《素问·痹论》曰：“淫气忧思，痹聚在心。”认为忧思而导致气结，血凝不行，痹阻心中，遂出现心痛心悸之症。《素问·刺法论》还言：“脾为谏议之官，知周出焉。”《甲乙经》有：“思发于脾而成于心。”思是心居主导、心脾共同作用的结果，兼具思维和情感的双重性质。这种被现代医学临床证明确实存在的双重性则决定了在谈思的思维属性时无法将情志之思完全排除，在谈思的情志属性时，也无法完全排除思的思维属性，区别只在于用者所侧重的不同。从《文心雕龙》中涉“思”文本特别是思出现在《神思》篇的高频率和思虑多处并提可知，刘勰的思侧重其思维属性。《墨子·经上》曰：“虑，求也。”《说文解字》曰：

“谋虑也。”可见虑是有目的的谋求之思，是一种深入的思考。思、虑之思维功能在《文心雕龙》中的反复使用，实乃刘勰论为文之用心的“用”之必然。

《文心雕龙》“神”范畴内涵之复杂、多义、难辨，由以上可以窥见。刘勰兼容并蓄，将神范畴系列化地转化为文学创作论话语，结束了“神”在文学批评领域明而未融的时期，开拓出了一个文学批评之“神”兼具具象与抽象、共备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明而融通的新时代。刘勰是否接触过中医学，虽已无法直接考证，然显而易见，《文心雕龙》“神”在文学理论领域前所未有地、集中而典型地具备了超自然性、神圣性、神秘性、规律性和具体化的生命力特征、个体修养境界追求、医学诊治养生核心依据与目标、技艺之水平层次等多重内涵，具备了“神”的抽象和具象兼具、形而下与形而上共备的华夏文明核心范畴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本文作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 2012 届
博士

责任编辑：马 光

Discussion on the “Shen”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Huan Xiaohong

Abstract: “She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ategories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created by Liu Xie who assimilated “Shen” from the connotations of ancient sorcery, philosophy, religion, TCM, literature and art, and so on. “Shen”, including of “Zhi”, is a category of multiple connotation, and the group of category about “Shen” supports Shen’s connotation of category. To interpret “S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TCM will be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and the systemic theory of “Shen”. “Si” emphasized by Liu Xie is an inevitability for thinking in writing.

Keywords: “Shen”; theory of TCM; multiplicity; “Zhi”; “Si”